大前研一

不愛上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大前研一不爱上学》内容简介
- 《大前研一不爱上学》作者简介
- 《大前研一不爱上学》本书主角
- 大家觉得大前研一是怎样的人呢?
- 让我先说说我与研一的关系（1）
- 让我先说说我与研一的关系（2）
- 弟弟的说词
- 大前研一爆料
- 拒绝上学的大前研一
- 退役渔夫的儿子
- 差点淹死
- 不过是个贪吃鬼
- 十岁才开窍
- 离家出走
- “研一，求求你去上学吧！”
- 五十年后，你怀念母校吗?
- 逃课学生碰上好导师
- 凭什么逃课还拿高分
- 坏脾气、神经质
- 让爸妈伤透脑筋
- 做不成医生和音乐家
- 团队中的麻烦人物
- 做什么都全力以赴
- 出国闯闯、一生受用
- 不一样的大前妈妈
- 混进麻省理工学院（1）
- 混进麻省理工学院（2）
- 在实际运用中提升英语水平
- 研一超凡的谈判能力
- 疯狂吃一天、狠K书一天

- 研一版交响情人梦
- 为什么你该出国留学
- 生存能力是磨练出来的（1）
- 生存能力是磨练出来的（2）
- 家书也要严谨周全（1）
- 家书也要严谨周全（2）
- 大前拗功——先盘算、后谈判
- 是组织不正常，还是研一奇怪？
- “好像没有人知道怎么用脑”
- 要自己别变得太“日本”

《大前研一不爱上学》内容简介

你知道国际知名的企管顾问大前研一曾经是个拒绝上学的顽童吗？甚至他曾经被母亲哀求着说：“求求你去上学吧！”但是，现在他却被英国《经济学人》封为当今亚洲唯一的世界级管理大师，他是如何达到金字塔顶端的？

本书堪称大前研一本人承认的唯一一本个人前传，作者大前伶子通过本书，最生动真实地与大家分享弟弟大前研一从顽童到全球五大顶级管理大师之一的成长真情故事。启悟我们实现没有遗憾的人生。

《大前研一不爱上学》作者简介

大前伶子，大前研一的姐姐，由于不想让自己的年龄曝光或是被莫名地加个五、六岁，她坚持称自己是“比大前研一年长的妹妹”。

大前姐弟在人生道路上一路相挺，姐姐遭遇婚姻暴力隐忍多年，在弟弟的鼓励下最终决定离婚。弟弟大前出钱出力，帮助姐姐重新站起来追寻人生的幸福。弟弟鼓励她考取厨师执照，开办餐厅，让伶子从家庭主妇的角色变成面面俱到的餐厅老板娘，后来更是当起了别人的经营顾问。对新科技产品一窍不通的伶子也在弟弟的鞭策下学起了电脑、发电子邮件，处处皆可看到这位弟弟的用苦良心。孩提时的大前研一曾是让母亲以泪洗脸、无计可施的顽童，长大后却非常孝顺，尽心尽力把一家人凝聚在一起。这样的弟弟让伶子不仅引以为傲，更让她许诺“下辈子还要做研一的妹妹”。

《大前研一不爱上学》本书主角

大前研一，亚洲唯一的世界管理学宗师

大前研一，作者的弟弟，生于1943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理工系，后获得东京工业大学硕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曾任麦肯锡咨询公司日本分社社长、公司董事，兼任许多著名跨国企业的管理顾问。1994年7月离开麦肯锡，现任创业者商学院校长和一新塾校长，1996年起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院教授、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选为“全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亦被誉为“日本战略之父”。

大前研一为企业服务的领域包括：电子设备、办公室设备、摄影设备、机械设备、食品、橡胶以及化工产品等。日本许多非常著名的公司，通常会在制定竞争战略时寻求大前研一的帮助，而他的建议也同样深受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的欢迎。

媒体这样描述大前研一：“坦率无忌型名人，非常稀缺的国度里的一个名人。当绝大部分日本人还在小心翼翼不敢冒犯别人时，大前研一却是生硬率直，有时还单刀直入般地粗鲁……他还是日本仅有的一位极为成功的管理学宗师。”

近几年大前研一潜心研究亚洲经济，著书100多本，其中关于中国的几本著作都在海外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全球研究亚洲经济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在中国、日本、韩国，阅读大前研一的著作蔚然成风。大前研一著有多本享有盛誉的超级畅销书，目前已被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全球多个国家出版，其中在中国内地出版的中文畅销著作有《专业主义》《OFF学》《M型社会》《我的人生哲学》《创意的构想》《企业参谋》《无国界的世界》《即战力》《全球新舞台》《巨人的观点》《创新者的思考》《无形的大陆》等。

大家觉得大前研一是怎样的人呢?

或许由身为姐姐的我来说会显得有点愚蠢可笑，但的确有人把研一称许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思想家。不过，我想一定也有人认为他不过是个自以为是的自傲者。

十年前，研一参选一九九五年东京都知事（相当于市长）选举的两个月前，我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前研一不爱上学》的书。这本书是为了在弟弟研一要出马参选东京都知事期间，将他完整地介绍给大众认识，而在仓促中出版的著作；选举结果最后如同大家所知，当选的人是青岛幸男先生。

之后研一写了《败战记》（文艺春秋出版），并且断然表示今后不再直接与政界有所瓜葛。我的这本书也于几年前绝版，最近却陆续接到要求再版的讯息，让我受宠若惊。

事实上，我非常钟爱这本处女作。当时于三周左右的时间内仓促完成，所以总觉得有描述不够充分详实之感。因此当此书有机会再版时，我不再仅局限于描述有关研一的事情，还提及我与研一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家人的互动、研一与我们家族间是如何建立起细致的情感，并且是何等重视这个关系——也就是说，我想要针对我们之间是彼此抱着怎样的情感在互相关怀对方的这个主题，将此诉诸于文字。

让我先说说我与研一的关系（1）

我比研一大两岁，但由于研一是年头出生的，所以在学校里我们只相差一年级。小时候我们坐在竹篓的两头，中间用玩具隔开，就像双胞胎一样被抚养大。

由于“大前”这个姓比较特别，我常常被问及“你是大前研一先生的亲戚吗？”，我一定回答对方“是的，我是比他年长的妹妹”。由于研一的年龄是公开的，所以一旦我回答是他的姐姐的话，肯定被加上个五岁左右。因为是女性，再加上与对方是初次见面，实在不喜欢被别人知道年龄，所以每次我都会这么回答，研一也知道。

我称呼研一都是叫他“小研”，他则叫我“伶子”。并非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成就，所以没有尊称我为姐姐，而是因为他的太太是美国人，加之长年生活在海外，便习惯了这样的称呼。总不能直呼太太名字“金妮”，却尊称我为“姐姐”吧。顺道提一下我们家小时候对父母的称呼，一定是用“父亲”、“母亲”这样比较传统的尊称。但现在研一则称呼母亲为“阿母”，总是叫得如此亲密，果然具有恋母情结。

研一在许多领域都非常活跃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而这一切在他留学波士顿期间已经打下基础，当时我则因为先生调职的关系刚好留居纽约。因此，他从留学归国之后进入日本企业再而进入麦肯锡公司的这段时间，我们姐弟的关系是通过真诚的信件来往以维系。这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让我先说说我与研一的关系（2）

研一已经没有留着我写给他的信件了，但我手里保留了大部分的信件。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还保留着这些信件，幸运的是，我可以通过这些信件为大家传达有关研一和家人的交流，以及研一对于事物的思考及行动的判断等，这些比起我自己描述的都来得直接而真实。因此决定加入这些信件，再度出版成新书。

我们姐弟俩常被说长得不像、头脑思考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感性的部分倒蛮雷同的，所以这次由我自不量力地擅自决定记述我们家族的故事，并将这部分内容也加进本书中。

我们家有三个小孩，研一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妹妹一定会抱怨："家里怎么老是哥哥和姐姐表现突出、爱出风头呢！"

或许已经有很多人熟知大前研一，当然也有很多不认识他的人。希望借此可以与大家分享研一和我是在怎样的家庭中成长，还有我们家庭间难舍的情感是如何细心地被呵护编织而成的点滴故事，也希望透过本书让大家都了解研一"细心体贴"的真实性情。若是能透过本书感受到家庭的重要性，进而更体贴自己的家人，随之精神振奋，那将会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弟弟的说词

听到伶子在十年前写的《大前研一不爱上学》将再次出版的消息，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十年前，我心里暗自认为，文笔平平的姐姐出的书怎么可能卖得出去。结果前一本著作几乎没有库存。那个版本到今天已经绝版，听到这本书在网络拍卖中的价值已经飙到八千八百日元，让我觉得相当兴奋。

听说在这次的著作中，会将我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留学时期以及在日立企业工作时期写给她的信件完全原文载录，我真的从没想到过这样的东西有一天还会公诸于世。伶子保留了四十多封信件，我想她大可大言不惭地说“这些都是有历史依据、完全真实的故事⋯⋯”。

我在家中排行中间，上面和下面都是女生，再加上母亲，就像是在女性家族中成长一样。但即使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中间，我倒也不觉得苦恼，仍可怡然自得地走我自己的道路，一路走来个性也始终如一。

我曾经是一位拒绝上学症状严重的小孩。其实这么负面的事情加上时间过了这么久，我早就忘得精光了，但是伶子在这本书的前一个版本中提起我高中时代拒绝上学的事情，唤起了我当时的记忆。之后，我也在《质问力》（讲谈社出版）等几部自己的著作中，略微描述关于我拒绝上学的事情。（编按：仅转录大前伶子本书内容不到四百字）

❙（大前伶子和弟弟研一年轻时参加教堂的晚宴留影）

大前研一爆料

其实我拒绝上学并非始于高中。只是没有让家里人知道，姐姐和妈妈当时根本被蒙在鼓里。我在小学二年级时从九州搬来东京，因为说着口音很重的地方方言，常被同年级的同学排斥，所以当时我只是假装去上学，其实都是去附近的八幡会内消磨时间，然后再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

接着进初中、高中，由于讨厌遵从学校的制度、权威，于是对老师说的一切全然反对。现在回想起来，还得多亏老师们的宽容，没有让我退学才能顺利毕业。回首高中时代的我，大概没有一天不让我的母亲伤心掉眼泪吧？不仅和父亲及学校老师处得不好，就连想要改善彼此之间关系的念头都不曾有过。

然而，一旦面对自己不能认同的事情就必定刨根问底的态度，反而为我日后作为研究者或咨询顾问，带来相当重要的影响和帮助，这倒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参选东京都知事失败后，迄今已经过了十年，但我仍觉得自己丝毫没有改变。虽然大家抬举我为世界级的思想家（大师），称我为“老师”，但我还是维持我高中时代的思维方式，所以怎么也不像个“老师”。

现在的我仍然一旦想到“事实究竟如何？”就开始着手调查、分析，否则绝不罢休。当然在为人之道上则变得更好了，甚至有人会觉得我变得“圆融”了些。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别人的相处应当一向圆融才是。

看过我上电视的某些人会给我忠告：他们觉得我应该可以看起来更和蔼些，或是在没有发表意见时，不妨偶而轻轻地点点头等等。但是，在麦肯锡超过二十几年的岁月，与众多世界级的领导者谈话，并且在国外会议如同竞技场般的场所中的历练，要我在人前傻笑实在觉

得失礼，而且，对着摄影机先微笑再开始讲话，让我觉得如同说谎般不够真诚。

然而，我在私底下的生活，事实上却恰好完全相反，也不知道到底从何时开始，我已经给大家留下这样严肃的印象了。

若由我的母亲来描述关于我的故事，我想肯定会让人觉得此人不可靠而且极度爱撒娇吧，总是带着嫉妒的眼神观望我们母子间关系的伶子，此回不知道会怎样描述我们的故事，着实让人充满期待。

拒绝上学的大前研一

研一在小学三年级之前，功课只能算普通，
从乡下转学东京，为了不想输给别人，功课开始突飞猛进。
然而到了高中，研一开始拒绝上学，
妈妈苦苦哀求也不管用，
研一的理由是：“学校傻里傻气的。”

退役渔夫的儿子

我和研一在家里分别排行老大与老二，出生于福冈县北九州市的若松区。我出生于昭和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一年）九月，研一则出生于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三年）二月。所以我们的年龄虽相差两岁，但因研一在年头出生，学年只相差一年。

爸爸生于明治四十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昭和六十年（公元一九八五年）辞世。爸爸的老家在长崎县对马市，家业是以捕鱼为生的。但他一心向学，于是只身到东京求学，后来考进了大仓高等商业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东京经济大学。这样的选择，对于那个时代以及对马这个小地方而言，是相当不易的，以至于后来研一到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时，才会说出“完全可以体会老爸当年的辛苦”这样的话。毕业后不久，爸爸进了当时还是三越百货食品部的二幸公司（位于现在新宿ALTAR百货的地方）工作，随后跟出生于横滨的妈妈（大正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出生）相亲，昭和十五年（公元一九四〇年）结婚后，一起回到福冈老家。

爸爸不常说战时的事情，我们也不太清楚。只知他当时是被派到海外作战的职业军人。偶尔爸爸会提起他在诺门罕（Nomonhan）战役（编按：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日军在蒙满边界的诺门罕与外蒙军冲突，俄军支持外蒙军。关东军第二三师团与第七师团几乎全军覆没。九月十五日签定停战协定，史称“诺门罕战役”。）中的往事，这是他不多的战争回忆之一。

直到现在，爸爸还会与当时存活下来的战友们会面。战争结束时，爸爸身在中国东北三省的满州，被委任为陆军大尉，因为是将校阶级，爸爸和我们会面时经常会骑着白马来。因此妈妈常开玩笑：“你爸爸也就只有在战争时才比较伟大。”即便如此，爸爸还是很少跟我们提及战争的事情。

我的名字“伶子”里的“伶”字算是比较罕见的字，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宫内厅里负责演奏雅乐的“伶人”。我是在多年后听见不算优雅的父亲吹嘘说这位“伶人”给我取了这个高贵的名字，才知道这当中的来由。

“研一”的名字则取自爸爸独一无二的挚友小形研三。小形先生不但是父亲的老战友，还曾经是堪称日本园艺始祖、三越百货本店顶楼的雀儿喜园艺的经营者。

所以按照爸爸的说法，“伶子”与“研一”这两个名字是他相当用心的得意之作。战争时期，我们家被疏散到山口县富田的奶奶家避难。我们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后来又被送到当时在大阪的外婆家。就这样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才好不容易回到福冈。

差点淹死

战后好一段时间，爸爸驾着小船往返于福冈与对马之间，经营卖鱼的生意。对马老家本是做渔业起家的，当时还经营旅馆，兼做从米到煤砖皆备的杂货店生意。所以爸爸和伯父两兄弟得驾着船，将日用品从福冈运过来，卸完货再装载海鲜回去。当时研一才五六岁，也常常被爸爸一起带上船。研一现在从不晕船的惊人功力，恐怕就是小时候在九州西北部海域的玄海滩上锻炼出来的吧。

有一次，研一从对马的码头上跌落差点溺水，幸亏有三堂哥跑去通知爸爸说“小研溺水了！”才捡回性命。直到现在，研一偶尔还会做溺水的噩梦。

这大约是昭和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五○年）左右的事吧。伯父和另外五名船员一起驾船出海到对马，却从此在玄海滩失去踪影，等了好几天也音信全无，不见他们回到福冈来。当时家里为了搜救他们几乎是变卖家产，甚至还租了飞机搜寻，遗憾的是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有人猜测是因为在三吨重的小船上装载了大型烧球式发电机，从而致使船只像铅块般地沉没了；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伯父的船不小心驶过了“李承晚线”（日韩的水域分界线），因此被韩国警方逮捕拘留了。尽管众说纷纭，伯父终究还是一去不回。

这件事把妈妈吓得惶恐不安。她开始说出像“再也受不了福冈了，不管怎样，我都要回横滨”之类的话。老实说，妈妈打从结婚起就没适应过九州的生活，只要一逮到机会，就不停地吵着要回东京、回横滨，她甚至禁止我和研一用九州腔说话。但我们却早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九州腔，后来移居横滨时还因此被排挤欺负。（编按，九州腔属于地方方言，与标准日语的差别很大，连一般日本人都未必听得懂。）

总之，一心想回横滨的妈妈四处游说、打听，最后终于在亲戚经营的小造船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于是我们举家迁往横滨定居。这是发

生于昭和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五一年）的事，当时我读国小三年级，研一读二年级。

不过是个贪吃鬼

当时还没有新干线，从福冈到东京我们得坐上整整两天的火车。旅程中发生了一件至今仍会令研一记忆犹新的事情。尽管这样说也许会惹他生气，但研一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贪吃鬼”。直到现在，研一仍对食物抱持着一种惊人的执着，一听到哪里有风评好的拉面店，即使得排上一个钟头的队，他也一定不容错过。对我而言，研一算不上是什么老饕，只不过是个贪吃鬼罢了。

在前往东京的列车上，坐在我们对面的是当时被称为“进驻军”的美军家庭。

让我永生难忘的一幕，就是他们把像纸一样的东西撕碎了放到奶瓶中，注入热水，摇晃之后就变成牛奶了。我想那应该是为了方便携带，将牛奶烘干后做成像纸片般的乳制品。总之，研一看得垂涎三尺，简直非要到不可。妈妈为了不让他盯着人家看，还故意用身体挡住他的视线。妈妈在很久以后才告诉我，在战后物质匮乏的那个年代，她其实很想给我们买现在随处可买到的牛奶糖，让我们吃到叫怕为止。

几经周折总算到了横滨，我们搬进位于东急东横线白乐车站附近的小房子里，这是阿姨帮忙找到的房子。我和研一则被安排入读横滨市立白幡国小当插班生。

转学当天，妈妈领着我和研一去上学。我们分别在自己班上做了自我介绍，但两人都因为满口的九州腔，而被班上的同学取笑。大概是因为当时收音机和电视还不像现在那样普及，因此当地人谁也没听过九州腔这种地方方言吧。

我被大家嘲笑后哭着回家，研一虽然和我一样被取笑，但心中想的却是：“啊！我可不能输给这帮家伙！”依照他的想法，如果自己因为方言而被看低，那在功课上就一定要胜过他们。后来当我回头再看

研一国小时的照片，他的确是紧咬着牙关，一脸“绝对不会输给你们”的表情。

十岁才开窍

因为无法完全适应学校的生活，研一的成绩一直到国小三年级都只能算是普通。但一到了四年级，他便开始锋芒毕露，得到了不输给任何人的好成绩。我记得自己国小毕业的时候，五年级的他还代表全校的非毕业班学生致欢送词呢。

在那个时代，兄弟姐妹们总是用同一套教科书，也就是弟妹用的都是兄姐用过的旧书，研一当然也不例外。当他看到我在书上用红笔画的重点时总会说："姐姐，难怪你成绩老得3（最高分是5）。画的地方根本都不是重点嘛！"研一在看教科书时马上可以抓到重点的功力，从那个时候就很出色了。

即便现在，研一在杂志或电视上与别人对谈之前，常常会先大略读过对方的著作。这种时候他抓重点的功夫就大显身手了。

由此可知，我的成绩单上总是以3为主，偶而才夹连着两三个5，而且往往是音乐、体操或家政等次要科目，从来不会是所谓的主要科目。可是研一的成绩单总是满满的5。一般而言，理科较好的孩子通常在国语、音乐或体育上就相对较弱，但研一却通通都拿5。所以我真的很讨厌在学期末得拿成绩单回家。因为爸爸会说："拿成绩单来！"，然后把我和研一的成绩单摆在一起看：一边从头到尾满满的都是5，另一边则是大部分是3，夹连着没几个5。

但是一张全是5的成绩单，换个角度看其实和全是3的大同小异，因为两者皆看不出什么科目比较突出。爸爸总是略为瞄一下，说声"嗯，全部都是5"也就结束了。

在那样的境况下，我那夹连在3中的两三个5，比较起来就特别明显。看了这样的成绩单，爸爸总会说："将来出了社会，是伶子会赢。"然后称赞我虽然成绩不好，却没有迟到或缺席等不良记录。也就因为这样，现在的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迟到，这全得感谢已经去世的父

亲。不过尽管如此，看成绩单的时候，对当时的我而言还真是一件苦差事。

离家出走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姐弟并不是那种会恶作剧的孩子。但跟附近的小朋友玩时，偶而还是会不小心打破玻璃，而遭爸爸妈妈责骂。

有一次被爸妈骂完，我们就一起离家出走，从白乐一路走到同属于横滨市的鹤见车站附近的亲戚家去。因为当时还没有电话，爸妈为此非常担心。后来还是阿姨给家里打了电报后，我们才搭电车回家。

那时候的研一应该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吧，并没有特别厉害，只称得上是个比较有见解的小男孩。不过，我们两姐弟后面还有一个妹妹，我总是被逼着照顾这个比我小五岁的妹妹，但研一却对她毫不理会。这样说来，从那时起研一就是个难缠、不服从的孩子了。

“研一，求求你去上学吧！”

白幡国小毕业后，研一入读位于反町的横滨市立栗田谷国中。我则在一年前考进横滨搜真女中。

研一的成绩向来都出类拔萃，我却总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在何时念书做功课的。就如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为书籍杂志写稿那样。栗田谷国中时代的研一参加学校的合唱团，还曾经在日本广播电台（NHK）举办的合唱比赛中唱《蓝色多瑙河》，取得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

随后，研一考进了大家挤破头也想进去的升学名校县立横滨翠岚高中。在真正需要开始发挥本领的此时，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才刚开学没多久，研一就不太爱去学校了。简而言之，研一开始拒绝上学了。

在我的印象中，鲜有研一在早上说“我出门了”然后到学校去的记忆。每天早上，妈妈总是在门口哭着说：“求求你去上学吧！”

我上的搜真女中是基督新教浸信会创办的学校，我本人可是爱上学爱得不得了。妈妈总会这样说我：“你虽然成绩不好，却很喜欢上学哦。”

研一恰好完全相反，他的成绩虽然名列前茅，却很讨厌学校。要是问他学校究竟哪里不好，他便会回答“学校傻里傻气”。不是因为贪玩而不去上学，却是因为嫌学校“傻里傻气”而拒绝上学，这样的理由只能说是偏执的思想问题。

研一在高中时一头栽进单簧管（也称竖笛、黑管），可以说他到学校的目的只是为了去社团吹单簧管。他只要一开始吹奏单簧管，吹上七八个小时不肯停下来是常有的事，因此嘴唇常常出血。每天放学，当我走到我们家附近的六角桥时，总会听到单簧管的声音。

初学者在吹单簧管时，常会吹出哗哗叫的古怪高音。我一听到这声音就浑身不自在，连书都无法看下去。与其说他吵，不如说他吹奏

的时间太长，我们俩就因为此事常常吵个不停。我暗自认定，必是研一的单簧管害我念不好书的。对我而言，单簧管真是叫人怨恨的东西。

五十年后，你怀念母校吗?

搜真女中虽然有百年以上的校史，但它既不是升学高中，也算不上名校。即使这样，我还是为自己作为该校的毕业生感到荣幸。直到今天，我依然对搜真时代的同学、礼拜、课程、以及国中时的好老师们满怀感激。报纸和电视上常报道的同侪虐待（霸凌Bully）与厌学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个孩子若在五十年后不能抱持感激之心看待自己的母校，这实在太可怜了。我想，认同这种看法的一定不只我一人，那所位于纯朴的小山丘顶上的搜真女中校园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美好回忆。对像我这样的人而言，现今三岁开始补习、幼儿园开始学英语的教育体系，实在感到难以置信、遥不可及。

我虽然对读书不在行，却对这些用身体去表达的玩意情有独钟。一位当年的同学告诉我，她对我的印象就只有和舞蹈家大野一雄老师一起跳芭蕾舞的样子。另外，我对烹饪的热爱也非同一般，这促使我从高中起就开始正式负责起全家的饮食。

我的独生女从国小就进了玉川学园。很幸运的是，她也和我一样是个喜欢上学的孩子，因此，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尝到过我妈妈抚养孩子时所经历的苦痛。

逃课学生碰上好导师

将话题转回研一身上，总之他每天就和妈妈在“去”与“不去”之间斗争。每天一到傍晚，研一的导师就必定会来家访。

“我还在想到底是谁家养出来的孩子呢。明明就是非常普通的家庭呀⋯⋯”老师和妈妈坐在八平米的房间里的暖桌边说话。偶尔碰到研一从隔壁房间出来，他也就只是“呼呼呼”地哼着歌擦身而过，一点儿也没有一起坐下来谈话的意思。他会一脸“怎么又来了”的表情，然后迅即溜回自己的房间去。

即使如此，研一还是会被迫发誓：“明天一定去上学。”但到了隔天早上却又反悔不去。他会到学校就只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考试，二是在傍晚去练习单簧管。即使这样，研一考试却总是拿满分。他对校方而言应该算是个相当伤脑筋的棘手人物。

可是学校里也有很优秀的老师。他的导师远藤将光就曾经对他说：“你到底是有什么不满才不上学的呢？想说的话尽管告诉我。”然后和研一两人带了睡袋，在体育馆里一直聊到天亮。

现在在玉川大学教心理学的大井晴策教授则是研一从国小一直到高中的同班同学，他经常会在早上到我们家叫着“小研，走啦！”，然后接研一一起上学。大井先生对研一可谓照顾良多。

因为研一不上学，爸爸也曾经对他大发雷霆，甚至将他扫地出门。他就会干脆跑去狗屋里睡，整整一个星期赌气不上桌吃饭。研一对于这种双亲、学校及教师的权威是完全不屑一顾的，因此即使肚子饿了，也不会委曲求全地去道歉。在这种时候母亲总是手足无措，只能哭叫着：“小研，小研。”求他去上学。

说得好听点，研一是在真诚面对自己的想法和主张。他的高中同学到现在还是这样说他：“从没见过像你这样，和社会不好的一面完全隔离而成长的家伙。以前说的和现在说的话一点儿也没变。”

但是，他一个学期迟到二十次加上缺席十五次的记录，只能被判定为品行不良了。这大概破了翠岚高中创校以来学生的不良记录。于是，大学虽然一次就考过了，研一却没办法顺利从高中毕业。不管怎么说，他的迟到与缺席记录毕竟太过“辉煌”，因此不论考试成绩如何优秀，校方坚持不肯颁发毕业证书。最后还是妈妈低声下气地去请求学校，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凭什么逃课还拿高分

妈妈为了研一费尽心思，甚至可以说是拼了老命。

高中时代的研一老是在吹单簧管，但也很用功念书。现在的研一会在早上四点左右起床写稿子，但当年的读书时间却是在半夜。因为晚上吹单簧管会打扰到邻居，因此从九点开始便是用功时间。一直念到天快亮的时候才上床睡觉，然后照例因为起不了床而上学迟到。

只要研一在半夜念书，妈妈就一定会为他准备宵夜。有时是锅烧乌龙面，有时是杂菜粥。因为研一说不想跟我用同一间书房，便在庭院里盖了一栋三平米左右专门用来念书的小屋。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妈妈穿着木屐将宵夜端到小屋里的脚步声。后来我曾经向妈妈抱怨说："你从来就没帮我做过宵夜！妈妈却回我一句："是你自己没在半夜念过书吧？"

坏脾气、神经质

研一小时候不只是不爱上学，体质还极其虚弱，常常闹肚子。与现在的研一相较，你很难想象他小时候瘦弱的程度简直到了“皮包骨”的地步。爸爸喝了酒心情好的时候，会买寿司带回家。大家高高兴兴地饱吃一顿后，闹肚子疼的人一定只有研一。妈妈对此心疼不已，因此常常跑到六角桥的市场去买蝮蛇粉，再用淀粉纸包起来给他服用。这些药物在当时相当贵重，可是妈妈为了研一，绝不会舍不得。（编按：蝮蛇粉是保健、补充营养的良药）

因为我和妈妈一起上过市场，知道那神秘粉末的原形，因此总是满怀好奇地看着研一喝。他觉得奇怪便会问：“为什么大家都不喝呢？”这时妈妈就会骗他说：“那是柴鱼粉，你的胃肠不好，所以要喝呀！”

直到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研一才知道自己小时候喝下去的竟是蝮蛇粉。当时我们家三个小孩都在上学，生活相对拮据，但妈妈还是一直让研一喝昂贵的蝮蛇粉，从不间断。

此外，为了让矮小的研一长高，家里还特地为他订了牛奶，这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这样做的。牛奶当然是只给研一一个人喝的。

由于妈妈把牛奶当成给儿子吃的药，我对此觉得理所当然，也没有特别想喝。我和妹妹两人从小就很健康，只有研一的身体异常孱弱，这不免让人生疑：三个孩子真的是同父母生的？他现在营养健壮的模样，着实令人难以置信他当初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

吃肉的时候，妈妈分给研一的是整块的牛排肉，给我和妹妹则是用绞肉做成的汉堡肉。吃蛋的时候也是把蛋黄都给研一，我们只能吃蛋白。我们家一向就这样分配食物。

除了身体虚弱外，研一还特别神经质。妈妈不在家时，如果我要帮他盛饭，他总会叮嘱我：“再去洗一次手。”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洗，直到我将手冲得一干二净才会说：“好了。”他就是这样神经质，

这或许是因为身体虚弱引起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吧。可是他从来就不会特别介意妈妈的手。不过我想妈妈为了研一，想必也是小心翼翼地洗了很多遍吧。

当时的我并不会反抗，一切都只是照他所说的去做。如果是现在，我肯定会说："别开玩笑了！自己去盛饭！"现在大人不在家，只要吩咐孩子们自己到冰箱去拿东西吃就好了。但那个时代，不管哪个家庭，准备三餐的总是包括母亲在内的女性。因为在那时，为家里准备好晚餐是女性理所当然的责任。所以倘若妈妈碰巧在吃饭时间须出席丧礼等无论如何都推不掉的要事，她一定会在餐桌上留纸条，详细指示我要这样做、那样做，以及她几点会回来等等。现在回想起来，妈妈的确堪称时代的模范母亲。

让爸妈伤透脑筋

此外，九州特有的男尊女卑观念也对妈妈影响颇大。妈妈虽然一直无法适应九州的生活环境，但因为嫁给了爸爸这个九州男儿，她也日渐认同了九州女人的传统想法与观念，不管做什么事总是爸爸优先，接下来是研一，最后才会轮到我和妹妹。

虽说受到这种九州风俗的影响，但妈妈对研一过分的溺爱还是相当不寻常，她常叨念，研一是个优秀的长子，因此背负了父母的厚望；这当然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说实在的，我也一直很嫉妒妈妈从小就只对研一特别好。只要是和研一有关的事，妈妈就另眼相看，样样说好，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让我常常会想，有个儿子真的有那么好吗?

后来我自己当了母亲，在养育女儿时并没有像当年的妈妈一样。或许对世界上所有像我妈妈那样的母亲而言，儿子的存在是相当特别的吧。因为妈妈总是对爸爸爱理不理的，甚至可说是全然不顾。虽然吃饭和洗澡的顺序还是爸爸优先，但我觉得妈妈连做梦的时候，也只会想着儿子一个人的事情。

这与研一是同辈第一个出生的男孩也有关系。在研一出生前，母亲的娘家接二连三地都只有女孩出生，因此研一的出生多少为妈妈带来一点优越感。直到现在，我都还可以感受到妈妈为此事感到的骄傲与喜悦。

今天研一对母亲千依百顺，我想这离不开从前妈妈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的无怨无悔的爱。而我最喜欢研一的地方，就是他将父母亲都如宝相待。每次我和溺爱长男的妈妈回忆往事的时候，她总会反驳我说：“你怎么就只记得这些不愉快的事呢？”尽管妈妈这样说，艰辛的过往却仍是个无法抹灭的事实。

做不成医生和音乐家

研一还小的时候，妈妈希望将他培养成医生。大概只要孩子的成绩优秀，做父母的都会这样想吧。但是上国中后，有一次研一在用美工刀雕刻时，不小心切到手。看到自己的鲜血喷溅而出，他竟脸色发青地昏了过去。目睹此事的妈妈第一个念头不是帮儿子急救，而是大失所望地说："啊啊⋯⋯一点点血就吓得昏倒，这孩子看来没希望当医生了。"

让研一长大后当医生是妈妈一厢情愿的想法，当不成倒也无所谓。研一自己想当单簧管演奏家的梦想，才真正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在之前已经提及研一对单簧管狂热的钟爱，因此我对他在高二的时候忽然对爸爸说出"想进东京艺术大学专攻单簧管"这样的话丝毫不感到奇怪。研一自己到现在也常提起这件往事，看来他当时是相当认真地在考虑要成为单簧管演奏家。

但这对于出生于明治时代的九州男儿爸爸而言，他是完全无法理解儿子的这种梦想。在他的心目中，音乐家根本就不是男人该做的行业，更何况是单簧管演奏家这种像站在巡回小乐团前头踏步吹笛子的小角色一般的梦想。爸爸义正词严地激烈反对："大前家的长男怎么可以吹单簧管？"两人因为此事天天吵架，以致后来研一和爸爸之间的感情一直都不太好。

最后的结果是，研一被迫放弃了报考艺术大学的梦想。我不知道这对研一的人生究竟是好是坏，但有一次在纽约搭计程车时，司机告诉我："我本来在茱莉亚音乐学院专攻单簧管，但那毕竟养不活自己，所以现在才会在这里开计程车。"我将此事告诉研一后，他也只是冲我苦笑。

研一的好朋友当时也曾经劝他："如果你真的成为单簧管演奏家，却有一天突然讨厌起单簧管，那就无法再活下去了呀。倒不如找个正当的职业，然后将吹奏单簧管当做自己的兴趣。这样不是更好吗？"

我想这个朋友的忠告也一定起到作用了，研一终究还是打消了报考艺大的念头。

虽然研一因为缺课太多，差点儿拿不到高中毕业证，但因为他成绩优秀，便理所当然地报考了东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这两所知名的学府。

研一在东大报考的是法学院（文科一组），第一次考试虽然顺利通过，但因为他是个肠胃相当敏感的孩子，在第二次考试（译注：日本大学入学考试是各校各系独立招生，考试分成前后两次，在不同日期举行）时不小心闹肚子，因此没考成。而同时报考的早稻田理工学院倒是考过了，于是爸爸勒令他就去早稻田大学。

当时研一自己很想入读东京大学，甚至向妈妈提出要补留一年重考的要求。但爸妈担心这个神经质的孩子会受不了一整年补习生活的折磨，最后还是让他去早稻田大学念书。尽管这所学校并不是研一的第一志愿，但正式入学以后，倒也过得挺愉快。研一在大学里对单簧管的狂热有增无减，甚至还正式加入了早稻田大学的交响乐团。我还记得早大交响乐团在日比谷公会堂举办演奏会的日子，正好就是甘乃迪总统被暗杀的当天。

团队中的麻烦人物

因为同时兼顾学业、单簧管以及口译导游这三样工作，研一在大学时代的出席率依然很低。尤其是在春、秋这两个观光旺季的时候，他竟然有一半以上的课缺席。像他这样的学生居然可以顺利毕业，研一自己也说真的要感谢同学们，代他点名、伪造签名、代他出席，等等，当时可说是使尽浑身解数才顺利过关的。

受到口译导游这份工作的影响，研一的个性被磨得柔软多了。当时我有上基督教会的习惯，研一竟主动要求要跟着我去。那时他刚从早稻田大学毕业，还就读于东京工业大学研究所。

我和研一上的教堂就位于现在横滨球场的美军专用基督教堂。只参加礼拜实在有点无聊，后来便加入教堂的圣歌队。就这样，我们每个星期三都会练唱星期天做礼拜时要唱的圣歌，同时还能领到圣歌队的薪水。在当年，五千日元的薪水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当时在丸红饭田公司（今天的丸红株式会社）的月薪是八千五百日元。在这样的物价水平下，我们每个星期只要去两次教堂，就可以拿五千日元的薪水。

因为一起上教堂的关系，我和研一日渐变得很要好。还曾经因为每个星期天都一起出门，被不知道我们是姐弟的邻居问："你们家的大小姐是不是快结婚了？"他们大概总是看到我和年轻男性走在一起，才误以为我已经订婚了吧。

才在圣歌队待了一年左右，积习难改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开始怨声载道，提出诸多意见，比方说不想只当合唱团成员，想要独唱，或是嫌当时的乐团指挥莎拉•威尔曲的表现不好，提议让自己代替她指挥等等⋯⋯因为是美军教会，这些要求当然也得用英语来说。当时研一的英文程度进步神速，因此一字不顿就哗啦啦地脱口而出。不过，虽然让指挥下台的提议理所当然地被否决，教会倒也真的为他在礼拜仪式中单唱或吹奏单簧管等提供了机会。

当时在教会负责弹奏管风琴的人，是现在决策系统研究株式会社的董事长饭久保广嗣先生，一直到现在，我们两家都还是好朋友。

如果将这个基督教堂的圣歌队也算进去，研一的大学、研究所生涯中忙着做的事情就兼顾四样了。因为如此忙碌，以至研一无暇顾及学生运动或交女朋友等事。

做什么都全力以赴

虽说如此，研一打从娘胎中带来的反叛精神可是一点儿也没改变。为了申请东急东横线的快车停靠在离我们家最近的白乐车站，他曾经满腔热血地参加了请愿运动。研一推举了当时神奈川大学的米田校长做代表，并召集了前众议院议员加藤尚彦，以及之前提过的大井晴策先生，一起在白乐车站如火如荼地推行签名请愿活动。虽然最后因为没有其他支线经过的理由，这项运动终告无疾而终，但可从中看到研一一如既往的个性：一旦一头栽进什么，绝不善罢甘休。

出国闯闯、一生受用

“麻省理工学院这所学校的弹性机制，让我们这些按部就班、中规中矩的日本人大开眼界。经过几次书信往来，我决定将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然后趾高气扬地就去了波士顿。”研一去了波士顿后，也数不清他到底有几次想中途放弃。

不一样的大前妈妈

从搜真女中毕业后，我进入丸红饭田公司（今天的丸红株式会社）就职。在丸红上班的那段日子是多姿多彩的，从来都没缺过约会的伴。

这并不表示我特别迷人，而是因为当时丸红的女性职员还不到百分之十，因此只要是女性都很受欢迎。

住在田园调布的外婆当时还开班教导茶道和插花，而我从学生时代就一直在学这些手艺。上班后，每逢周六我都会以去外婆家学习为借口跑出去约会。

为了瞒过妈妈，约会完了以后我总会绕回外婆家，再带一些花回家。

就这样，我并没有和任何一个特定的对象约会，而是和很多不一样的人出去，享受那份浅尝辄止的快乐。其实，虽说是约会，不过也就是出去喝杯茶或吃吃饭而已。

当时爸爸和丸红也有过生意上的往来，经常会到我们公司来拜访。于是下班后我常常和爸爸一起去吃东西或喝喝酒，这些美好的回忆也很难忘。

当时所谓的派对指的就是舞会。除了全公司上下一起举办的圣诞舞会外，还有像单身宿舍主办的舞会等。公司的单身宿舍不只一栋，若不小心只参加了某个特定宿舍的舞会，很可能会被谣传与那个宿舍里的某某人在交往。因此我若是要参加，就会参加全部的舞会。

妈妈从小就非常喜欢跳舞，结婚以后虽然继续在练舞，但跳舞毕竟得男女配对，因此，她每次出去练舞时都会向爸爸交待说“去练体操”。爸爸想必也不知道妈妈在婚后还想继续练舞吧！

因为妈妈总抱怨说：“身边没有会跳舞的男生。”有一次，我邀她一起参加丸红的圣诞舞会。舞会的会场设在会堂，场面相当壮观，对我们而言，这次舞会的意义非同凡响。当时丸红有几位曾是东大舞蹈

社社员的男士（编按：东大舞蹈社的实力在东京六大大学中名列前茅，东京六大是指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法政大学、明治大学和立教大学），我打算让妈妈与这些舞技超群的同事们共舞，因此特意邀请她参加这次舞会。

由于我在事前已千叮万嘱地交代过“我要带我的妈妈来，请你们一定要邀她跳舞”，因此舞会一开始，会跳舞的同事们就一窝蜂地挤到妈妈面前来邀舞，而我就像个透明人一样无人搭理。

邀请妈妈跳舞的人实在太多，以至有好多人还在排队——妈妈的舞姿太优美了。她因为有幸与舞技高超的男伴尽情共舞，而变得容光焕发。直到现在，当年的年轻男士半跪着向四十多岁的妈妈邀舞的情景，以及妈妈那华丽动人的舞姿仍历历在目。

离开丸红一年之后（我已持续上了五年的班），我和同在丸红共事的同事结婚，这是一九六五年五月的事情。翌年，我的女儿真智子出生了。

混进麻省理工学院（1）

与此同时，多亏同学们的“代理出席”（编按：请求人代替上课的书面语），研一才好不容易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并继续进了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所深造。他在大学时代的专攻科目是应用化学，进了研究所后则专修原子能工学。

就在此时，研一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他获得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许可，可以赴美深造。当时是一九七三年，研一才二十四岁。关于决定留学的始末，他曾经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处女作《恶魔的循环》中提过，我在此引用一小段：

那时，阴差阳错地得到意料不及的好机会，我竟然可以向麻省理工学院办理申请入学的手续！我在申请理由的那一栏里，填写了之前我想上（国内）研究所的三大理由，但我将里面较“地域性”的地方以较“国际化”的方式来呈现。

因此，我在申请表内写上：因为一块钱也没有，因此需要全额公费补助。然后还附加说明“我很优秀”。

后来，通过和入学审查委员会的会长谈话后才知道，在麻省理工学院收到的申请表里，有很多人是用这种手法来进行自我宣传的。尤其是印度人，如果只看那夸张的自我介绍，你一定会误以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天才。因此，委员会会长告诉我，校方其实在面对来自不同国籍与不同学校的申请表时，都准备好了不同程度的可信度“折扣率”。幸运的是，日本人生性谦虚，不太会使用夸大其辞的招数，因此麻省理工学院对日本学生的“折扣率”也就相对较低。而我那大胆的、虚张声势的请求就这样被接受了。

不久后，就收到了从麻省理工学院寄来的入学许可证书。随后的几天，“愿意提供全额奖学金”的通知也来了，但通知上提出：“请参加留学测试之类的英文检定，我们会依学生的英文程度分班”。由于我从大一就开始做英文导游，因此对自己的英文信心十足。于是，我厚着

脸皮回复说“我的英文程度受到敝国交通部的认可”，并提出明显的暗示“既麻烦又花钱的考试可以省略吧”。

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一封文绉绉的信。信上说：“敝校之审查委员会予以认同阁下之英文能力，仅以此函告知喜讯。”入学手续就此结束。后来经过和校方的几次接触，才了解到这所学校的弹性机制，真让我们这些按部就班、中规中矩的日本人大开眼界。通过几次书信往来，我决定将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然后趾高气扬地就去了波士顿。

混进麻省理工学院（2）

以上这段话中提到的申请入学“三大理由”，指的是研一在上研究所时立下的三个志向：

① 学习原子能，以确保日本能使用低成本能源动力。

② 即使不燃烧石油，也可以活用由石油合成的原子能。

③ 将便于储藏又能提供长期需求的燃料——原子能，奠定为稳固的国内产业。这样，当遇上石油危机时，就不会像以前那样需要依靠军事力量才能解决。

研一抱着明确的目标进入研究所深造，于他而言，在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无法达成他的目标，便由此萌生了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进修的念头。

放弃的念头

顺利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的研一，从没料及麻省理工学院的课业如此繁重，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用功的时期。即便对于美国人，美国大学的博士课程也是相当困难的，更何况是使用不同语言的留学生。研一想必为此吃了不少苦。

不只课业繁重，第一次的海外生活与文化上的隔阂也让研一困扰万分，他甚至还曾经在学生宿舍与美国室友发生冲突（这些事情在他早年的某些著作中也有提过）。

和研一发生冲突的美国室友经常带女朋友回宿舍，两人总是躺在床上聊天说笑。研一觉得无法忍受，于是带着书和笔记本上图书馆，一直到半夜才回宿舍，这种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有一天，研一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一拳打穿了房门，径直奔向那位室友——几乎就要跟对方决斗了。

对美国人而言，即使枕在女朋友的膝盖上读书，只要成绩不错，也没什么大不了。而且即使有人在场，他们也不会太介意。但对研一

这样的日本人而言，一边和女人玩耍，一边还要读书，这成何体统？就此事而言，已体现出所谓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不仅如此，研一在经济上也显得相当拮据。前面的引文中提到，虽然留学经费是拿全额的奖学金，但还是需要节衣缩食。当年1美金相当于360日元，从日本带过去的钱根本不够花。那时，研一在写给我的信中就曾经提到："自从来到这里以后，也不知有过几次了，真想把东西变卖了，以凑足回日本的旅费。"

在实际运用中提升英语水平

一九六八年夏天，也就是研一进麻省理工学院刚满一年的时候，我在丸红上班的丈夫调职美国，我们一家人也因此要移居纽约。丈夫在纽约任职后，我和女儿随后就到。还记得我们是在七月十九日抵达纽约的，当天正好是女儿两周岁的生日。

丈夫在我们抵达之前，是一个人住在饭店里，边工作边找房子。但是当我和女儿出了机场，却发现只有研一一个人来接机。当我问他在哪儿时，得到的回答竟是“在开会不能来”。在家人抵达时，不能到机场接机的驻外代表，大概在丸红纽约分公司创立以来是史无前例的吧，而且听说这项纪录即使到现在也还没被打破过。

丈夫是那种一切以工作为重的人，家里的事一概不管，并认为只要自己管好自己就行，对我和女儿是一贯的放任主义。因此从拆行李箱到打点家具等事，全都是研一向学校请了三天假帮忙做的。

而且刚到纽约的第二天，丈夫竟然叫我立刻到电信公司申请电话。没办法，我只好背着女儿去办理申请手续。当地人在背宝宝时是用背靠着背的姿势，因此觉得我这种趴在背上的日本式背法很稀奇，于是纷纷过来窥看女儿的脚，并开玩笑说：“她的脚怎么了？”

还有一次，因为公寓里的热水出不来，当我想打电话向管理员求救时，竟怎么也想不起英文的“汤”（日文汉字将洗澡的热水写作汤）该怎么说。因为我在丸红负责的是输出业务，在横滨时也每个星期都上一次美军基督教堂，所以总以为自己的英文能力还不错，这件事让我觉得很难为情。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字典，求证后才发觉原来“汤”就叫“hot water”，当时我对自己真是又气又恨。这样的生活对我而言，每天都是恶战与苦斗。幸好，还有研一陪伴。

研一超凡的谈判能力

在研一的帮助中，最了不起的还是关于谈判这类事情。在与他的谈判能力有关的小插曲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到了纽约不久便买了车，在申请停车位的时候竟然拿到第十三号车位。我向研一抱怨说我不喜欢这个号码。听完后他说："好，那我去跟他们谈判。"说完，便直奔管理处。

在这种情况下，研一处理事情的态度是下定决心后，无论怎样也不会让步。

"你是欺负我们东方人才给这十三号车位的吧！十三号不是你们自己最忌讳的号码吗？"

然后对方（一位女性）就说："你们东方人讨厌的号码不是跟我们不一样吗？"

"不行，总之不能是十三号。"

"那么，如果你口袋里刚好有十三块钱，那怎么办呢？"

"那就全部送给你好啦！"

"哼，这样啊！那十三号那天你都在做什么？"

"我总是在十三号那天睡一整天的觉。"

就这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一番，研一决不委曲求全。最后，他顺利为我们赢回了二十五号车位。

还有一次，我在买回来的可乐瓶中发现里面有个瓶盖，我想一定是在制造过程中不小心混入的。研一来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于是，他说要帮我写信，并立即用英文帮我起了稿。那真是一篇睿智幽默的杰作。译文如下：

敬启者 装罐部长先生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都是贵公司罐装饮料的支持者。然而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贵公司竟然采用在制品中混入像瓶盖般硕大异物的装罐方法。老实说，自从上次在可乐瓶中发现铝片的事件被曝光以来，我

们对于饮用贵公司生产的所有瓶装、罐装制品，就一直抱持着不安情绪，而现在这件事更让人深感悲痛。因为我们两岁的女儿疯狂地喜爱可乐，而要拒绝她的要求，真是难于登天啊！

最后，我们恳切要求贵公司派遣专人来调查这个瓶子，并向我们说明事情的原委。

0000敬上

这封信获得了惊人的效果：可乐公司的职员立即飞奔而至（来的是位像《金玉盟》的男主角加里•格兰特般英俊的绅士）。在服务方面，美国果然是顾客至上。客服部有这么英俊的职员，应该也是为了对付像我这种家庭主妇吧！更棒的是，后来他还为我们家免费赠送了一整年的可乐——大获全胜啊！

疯狂吃一天、狠K书一天

我的新家位于曼哈顿郊外一个叫新罗彻尔的地方，离研一住的波士顿只有4小时左右的车程。因此，他每月都会过来一两次。研一来我家的最大目的，就是享受我做的美食佳肴（他是个天生的“贪吃鬼”）。

当时研一开的是福特的野马车。因为没钱，开过来的时候总是只加满刚刚够用的油，到达我家后，再将油箱装满。若遇上冬天，我还会在餐盒里装满食物让他带回去，这些食物足以让他吃上整整两天。

附加说明一下，大概是因为出身于盛产美味海鲜的岛国的缘故吧，研一对日本菜有着根深蒂固的热爱，这显然与他国际大师的名衔不太相称。在所有食物中，研一最喜爱的是白菜锅。其煮法是将白菜叶与猪肉片层层交叠，然后放在锅里煮熟了再沾着柑醋吃。研一对这道菜的喜爱无以复加。虽然现在不管哪个超市都有白菜卖，但当时在波士顿却买不到。因此，每当研一打电话过来问“我现在过去好不好？”的时候，我就会马上开始准备白菜锅。从波士顿到纽约的车程约为4小时，在这段时间内，我就到皇后区的日本超市“大道”选购白菜。

研一也常常带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过来。他总是这样说：“只要到姐姐家，就有美味的日本菜吃。”他每次计划只吃一顿饭，但总是吃了中餐又吃晚餐，然后又一直磨到第二天吃了早餐才肯罢休。另外，前众议院议员、现任广岛市长秋叶忠利先生也是这群食客之一。（秋叶先生专攻数学，和研一于同年入读麻省理工学院，也曾是研一短期的室友。）

但即使他们到我家来，也是一直都在看书，每个人都抱着像电话本那么厚的英文书，宣称在今天之内必须读完并写出报告，因此要忙到深夜才能入睡。

每当此时，我就会像以前母亲在家里那样，煮一锅乌龙面给他们吃。当时女儿才两三岁，很想跟家里来的客人（舅舅和他的朋友们）

玩。她虽然年纪小，但很机灵，研一一来，就马上把他的眼镜拿去藏起来。因为没有眼镜研一就无法看书，女儿也因此有了玩伴。但即使不这么做，研一还是很疼爱这个小外甥女的，而女儿也总是满嘴“小研，小研”地黏着他。

研一版交响情人梦

虽然研一在麻省理工学院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有忙中作乐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他从高中开始就迷恋的单簧管。研一在麻省理工学院照例参加了大学的管弦乐团，而且吹得很尽兴。麻省理工学院的管弦乐团因为有毕业生、名人、财团等赞助，资金来源丰富，因此也曾经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登台表演过。

还记得当天我和丈夫带着女儿去卡内基音乐厅时，被入口的警卫拦住，他说："这么小的孩子不能进场。"在我再三向他保证女儿一定不会吵闹之后，我们才好不容易进去了。进去后，周围的听众看到我和丈夫中间夹坐了一个小女孩，都立即怒目而视。但直到最后，女儿确实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安静地听完了全场。于是，到最后鼓掌的时候，刚刚还用白眼瞪我们的听众竟然也转过头来对着女儿拍手。我对这种包容、真诚的美国式表现，实在感动万分。

研一不只参加演奏会，也常常到各处的婚礼吹奏单簧管。他在日本的时候，也常通过在婚礼中吹奏单簧管赚取外块。对他而言，单簧管是名符其实的终身伴侣。

但研一吹单簧管的最大收获，还是遇见了与他相伴终生的金妮。金妮是宾州人，研一在麻省理工念书时，她正好在波士顿当地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就读。研一曾经提到他俩邂逅的经过："排练的时候，一位坐在我前面吹双簧管的女生，长头发蓬蓬的很碍眼，我就从后面把它们用力拉紧。就因为这个，我们开始出去约会⋯⋯"那大概是在他毕业半年前发生的事吧，不久之后研一就带着金妮到我家来了。她当时才十八岁，在我的印象中是个文静的女孩。

时至今日，提到当年和金妮约会的事，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无大碍了吧。研一当时正值风华正茂，因此在写给我的信中经常提到关于女性的事，如哪里的女大学生长得可爱；想和在纽约认识的女生一起吃饭，所以请姐姐带我们去日本料理店；等等。但是自从和金妮在一起

之后，两人就一直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关系，再也没有寄来想四处追求女孩的信件了。

为什么你该出国留学

研一的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典礼于一九七○年六月十日举行，而常来我家打牙祭的秋叶先生也是同一天毕业。

当天，我、女儿和金妮一起参加了研一的毕业典礼。在美国的大学里，学士、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穿戴的衣服与帽子是不一样的。当我看到研一穿戴着博士班毕业生的衣帽出现时，由于深知在这三年间他吃尽了苦头，因此感动之余忍不住就掉下泪来。猛一回头，看到坐在隔壁看似毕业生家长的美国人，正以一种“在这么快乐的日子里，你为什么会哭呢？”的不可思议的表情望着我。唉，连在这种时候，美国人与日本人对同一件事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

在这场毕业典礼中，有件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倍感遗憾。原本研一和我费尽千辛万苦，想邀请父母亲来美国参加毕业典礼的。也为此，研一为了凑足旅费，甚至还向学校申请了贷款。我们拟定了行程表，又寄出了不知多少封说服爸妈来美国的信，但最后却收到这样的回信：“回程时和孙女的告别太让人心酸，所以还是不去好了，你代表我们出席就可以了。”

当我代表爸妈出席，在毕业典礼上看到英姿焕发的研一时，心中想着其实不管怎样都应该把他们请来亲眼看看的，于是眼眶不由得就红了。在美国，毕业是一件相当隆重的事，家人们即使住在地球的另一端，也会设法前来参加的。美国的毕业典礼原本就相当感人，而研一拿的又是最高荣誉的博士学位，因此当从校长口中听到研一的名字时，我心中的感动不可言喻。

研一拿到的是工学博士，但他根本不看重这个头衔。因为他说：“拿到博士学位的最大好处，就是将来不会因为没有拿到博士学位而感到遗憾。除此之外，就别无其他了。”

话虽这么说，但他也曾提到过，麻省理工学院“真不愧是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所，比起日本的学校不知好上多少倍。在这里念书的最大收

获是：不断求新的精神、在众人之上的领袖气质、完整表达自我的能力，以及成为一个能够适应并接受各种价值观的人。”所以对于能出国留学，他还是感到很高兴的，而且在一次座谈会上他也这样说过：

“如果当初没有出国留学，可能就像所谓的‘精英分子’一样心满意足地生活，而且应该也不至于舍弃年收入过亿的公司，做出现在这样的事情吧（即他设立市民运动组织‘平成维新之会’。研一为了改革日本政治，不惜提前从麦肯锡退休，后来甚至辞去了麦肯锡亚太董事长一职）。”

生存能力是磨练出来的（1）

在美国的那段时间里，研一频繁地给我写信和寄明信片。他非常喜欢动笔，这些信件的内容谈的虽然都是自家琐事，但从字里行间却可窥见研一年轻时的状况。和我在一旁加油添醋的说明相比，这些信更能让读者认识真实的研一，因此我将几乎未加修改过的原文引用于此。

对研一而言，这些信件写于他年轻气盛的年代，再加上收件人又是百无禁忌的姐姐，内容想必相当随意，甚至叫人脸红。但我想他现在已经到了可以一笑置之的年龄了，因此我们就姑且当他已经同意了吧！

以下是我到纽约的时候，收到来自研一的第一封信。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

听说你已开始适应这里的生活，我也就安心了。我已经恢复到和从前一样的生活，正在为夏天的研究内容作最后的整理。我想大概来不及参加秋天的考试，所以决定还是慢慢来。听说你那边快要装电话了，很期待。晚上7点以后我都会在家。晚上过了8点的电话费是60美分/3分钟，白天应该是75美分/3分钟吧。

波士顿已进入秋天了。有收到横滨来的消息吗？他们好像因为真智子（作者的女儿）不在身边而倍感寂寞。你们在美国想必也不好受，但相信马上就会习惯了。特别是你们一家三口在一起，所以不准说什么寂寞之类的话。在一生中能有这样短暂的时期，可以离开自己的家乡在外度日，实在是件好事啊！

算一算这个月的开销应该有剩，八月底就到纽约去喽，因为不参加秋天的考试，所以也没什么事好急的。单程的路费是2.5美元加上4美元的油费，来回会花13美元。这花费虽然和搭火车的价钱差不多，却是飞机票的一半。不过，当想到搭火车还得到车站时，相较之下，自己开车就显得轻松多了。上回因为严重晒伤，回程的路上狠狠地睡

了一觉（把车停在路边睡）。这就是那时候脱的皮！附在信封里啦，算是来美第一次的晒伤纪念。这回去纽约，我会带你去逛逛纽约工商业区。要打电话给我哦！

研

正如文中所述，信封里真的有一块研一脱的“皮”。

接下来的这封信，可以看出研一在求学和经济上有多苦。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过得好吗？已搬家了，现在只有过周末时住在Greenough 9号。平常的话会在305A Ashdown House，麻省理工学院这边。前天开学了，所以目前忙得很。这个月没办法去找你，不过我想下个月中或月底应该可以过去。从现在开始两三个星期内，新英格兰的枫红会很漂亮，不过不知道今年能否看得成。我会先等个两三周，看情况再于周六出门。

乐团昨天重新开工，生活中总算有了彩色，让我期待（每周两次）。接近考期有时会觉得很厌烦。没听到白乐老家那边的消息，大家想必都过得很好。我这边也没写信过去，请帮我问候问候。

九月底的薪水是往常的两倍，虽然可以救急，但有好多新买的教科书，再加上先前欠的钱，好不容易才算扳平，因此可没办法去度豪华假（下星期领薪水）。我选了三门课，忙得要命。有的课是一周上两天，有的是三天，忙得一塌糊涂。

那就麻烦向大家问好喽。我会再写。

研

生存能力是磨练出来的（2）

下面这几封信，是研一来我家玩的前后给我写的。从波士顿出发前，以及回到家以后，他总会写信道谢，顺便向我报告在路上发生的点点滴滴。他这样的一言一语，总会叫我打起劲来，认真想着下一次要煮什么东西给弟弟吃才好。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Hello！从十月二十五日晚上一直到二十七日傍晚会去打扰你，请多多指教。二十五日（星期五）三点下课后马上出发，晚上八点以前应该会到。

除了日用品以外，如果还需要什么从这边带过去的东西，请告诉我。如果计划没有变更我就不再联络啦，若不能去的话，会马上用电话通知。

研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刚到家。正如你所料，那些家伙在新罗彻尔车站的另外一头等我，我没注意到他们，所以白等了三十分钟。不过全程也只花了三个小时多一点点，因此在十一点前就到家了。回来后洗了把脸、也喝了咖啡，现在已经来到研究室了。

受到你的多方照顾真是感谢。到现在肚子还很饱，所以我想今天会在这里多留一会儿。相片一洗出来，就会马上寄给你。下次过去应该就是感恩节了吧，还不是很确定。问候大家。再见。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受你照顾了。

花了五个半小时终于平安到家。今天是星期一，又再度回到了原本的忙碌生活。一连四天吃饱喝足，又大睡一通，结果变得有点臃肿，不过从现在开始会回复到睡眠不足与一日两餐（早上起得晚，来

不及吃早餐）的生活，所以应该会很快恢复正常吧。全靠这几天好好休养的关系，今天有惊人的好进度呢！

十二月底就算可以过去你那边，应该也只能待个一两天。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和你们一起过新年，但现在还不是很确定。一切都得看到那天为止的工作进度而定，我可以说的只有到目前为止的行程都很顺利。

这个月在合作社买了太多书，账单高达六十美金，头痛啊！不过我已经先付了一半，剩下的书款留到月底再付清。在这里的生活与在日本的时候不同，必须要样样认真，因此也可以称之有趣吧。

十二月十三日有一场乐团的演奏会，结束后小生我会暂时退团一阵子，等到二月过后再回去。

今年有手套真是太叫人安心了。去年没想到要去买手套（其实可以去买双便宜的将就一下，但总是忘记，不知不觉地冬天也就过了）因此过得相当辛苦。下个月恐怕不去买双雪靴来穿不行了。

很想去滑雪，不过得等过了二月再说。滑雪杖去年就买了，因此有自己的装备可用。

等你们家买了车，我想试着搭电车过去拜访。到这里来以后还没搭过呢⋯⋯前阵子的照片如果洗好了请寄给我，我看过以后就帮你寄到横滨去。小生这里倒是不需要照片留底的。

请帮我跟姐夫和小不点问好。再见。

研

家书也要严谨周全（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小生情况很好哩！之前你寄的照片好像不小心掉了（在从你家到这里的途中），真是伤脑筋。会这样说是因为照片中的我穿着麻省理工学院的衬衫，有人捡到邮差不小心掉了的信后，就送到麻省理工学院来了。后来是外国学生部门的职员认出我来，才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在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到了学校，总算见到你们寄来的照片。还被大家开玩笑说：“原来Ken是有妻有子的人呀！”费了好大的功夫才解释清楚。

那我就先把这些照片寄到横滨去了。十二月二十八日要参加朋友在纽约举行的婚礼，所以我想二十七号晚上过去姐那里。不知道方不方便?

Ken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上回真是受你多多照顾了。突然带着两个朋友出现实在很对不起。其中一人本来是要去住纽约朋友家的，但因为料理太美味，而家的感觉又太舒服，忍不住拖拖拉拉就待下来了⋯⋯在这样的暴风雪到来之前抵达波士顿（十一点左右就到了）真是太好了。如果当初在你们家再多逗留的话，恐怕就会在途中动弹不得了吧。崛江小姐也很高兴地称赞说是很棒的休假呢。

关于考驾照的资料我现在正在准备，两三天后会寄过去。

再次表达我由衷的感谢。

研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九日

行程变更了好几次真是不好意思。我计划4月3日的中午左右到。如果3月28日的后我可以帮你恶补恶补。纽约和麻省的驾照样式应该很不一样吧，大部分的法规驾照考试没通过的话，请申请4月4日白天的

重考。4月3日的傍晚过也都有天壤之别。不过我已经大致翻阅皮书》的小手册，过那本叫《蓝发现两地的考题几乎一模一样。我做了二十题全对。考试好像只要对十六题就算通过。我听说道路考只要做出很小心谨慎的样子，就容易通过，因此我很夸张地装模作样了一番，果然一次过关。可是被收了十五块美金的报名费，果然还是有真正参加考试了的感觉⋯⋯（中略）⋯⋯

4月17日的卡内基音乐会之预定行程如下。

4月16日下午五点从麻省理工学院出发，晚上住纽约市内的威灵顿饭店。

4月17日音乐会。

4月18日出发到华盛顿去赏樱，预定一个人住喜来登公园饭店。

4月19日在华盛顿过夜。

4月20日从华盛顿启程到新罗彻尔（大约中午），后回波士顿过夜。

所以4月16日到4月20日期间，只有在4月20日的中午会过去你那里休息一下子。卡内基的票，我已经请他们直接寄五张过去给你了，应该再过几天就会到。如果木村先生和西村先生也想去的话，就请把票分给他们。

5月12日到15日要去匹兹堡的学会交论文，来回可能都要在姐那里住一晚。请多多指教。

那就4月3日见啦！多多保重。再会。

研

家书也要严谨周全（2）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你好。上周末让你破费了。路考的练习准备得怎么样了?

回来的时候稍微绕了远路（四十里左右），晚上八点半抵达波士顿。回来的时候，米勒老师还在，我们俩都很高兴再见到对方。

关于留声机的事，如果是原价一千美元的商品，售价在一半以下的话（最高五百美元），我室友说他马上要买。如果不是那么高级的商品，只要打完折在三百块美金以下，就请你把型号录寄过来给我参考。

至于小生我的百元美金音响，因为可以借室友的来听，所以无限延期。

如果过了十号还没收到卡内基的票，请告诉我。

来卡内基音乐厅的时候请带着相机。我想跟你借用一回，以备去华盛顿的时候用。

可不可以帮我写信回家，叫他们寄英文版的日本菜食谱过来？但如果你那里（纽约）可以买得到的话，就请你直接先帮我买好吗？4月17日再还你钱。

先这样。

研

不只生性喜欢动笔，研一在说明事物时总是惊人地严谨与详细。一九六九年秋天，我第一次开长途车由纽约一路开往波士顿。当时研一为我做的道路指示详细得不能再详细了，除了文字的详细说明外，还附有手绘地图，真是面面俱到，周全至极。

依照研一的指示，我完全没有迷路，一路顺风地开到波士顿去。这也算是研一因为担心姐姐第一次在美国开长途，送给我的贴心礼物。

留学两年后，研一基本完全适应了校园的住宿生活，日子过得相当快乐。接下来的两封信，是在报告他向我朋友买了音响的事情。我简直可以栩栩如生地见到他天真无邪的高兴劲儿。

大前拗功——先盘算、后谈判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八日

上周末真是麻烦你了。回家后马上在书房里把音响组装起来，却发现房间太小了。于是隔天马上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将书房与卧室交换过来。把书桌搬到之前的卧室，再将电灯和床塞进那个小房间里（虽然这样说，但也有六平米多大哩）。搬完后大大改观的书房显得相当阔气，因此去买了一张三十块美金的中古沙发。那里也有二十美元的货，但还是狠下心买了比较好的。接下来又想要有张地毯，于是去高级专柜订做了一张十二乘九寸的，花了六十九块钱。地毯镶边得花上两个礼拜，因此还得再等上一阵子。这些家具全到齐之后，我的房间应该会是美国史上最豪华的学生书房吧！房内不仅摆设着拿破仑白兰地的空瓶子，还有音响⋯⋯这下子一定可以安心念书的。

先这样，请保重。下次拜访的日期确定以后会跟你联络。

研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Hello！

现在正在我的豪华书房里听音乐呢！沙发送来了，整个气氛又更像样了一些。对啦，你们家如果有用来盖沙发的蕾丝或是类似的东西，可不可以捐献给我？沙发的颜色是三个渐层的米色。

如果在你们家的衣橱里有不用的室内装饰品，也请一并捐献给我吧。自从有了音响，沙发、地毯、小茶几、画框等等奢侈品陆续出现，恐怕得给小生我的疯狂消费画个休止符了⋯⋯如果蕾丝不太重的话，请直接寄给我（我会付运费），太重的话，就等我下次过去再拿。如果你们家没有多余的蕾丝，也没关系，我下个月会自己买。先这样。

研

那个时候，日本的很多大公司都流行到美国挖角日本的留学生，也就是趁人才还没毕业就先内定下来。研一也接到了日立和东芝的邀请，问我应该接受哪一家好。后来因为在日立有我认识的人，并且考虑到在原子能的研究方面，也是日立略胜一筹，研一就决定进日立制作所工作。当时他领的奖学金在三月即将到期，于是研一便与日立的人事部门交涉并定下条件，不仅要对方支付从四月到毕业为止的生活费，竟然还成功地说服日立公司付给他毕业后先周游欧洲再回日本的旅行费用。在这件事上已经可以略为窥见研一惊人的交涉才能。

接下来的这封信中写的是日立的人来找他的事情。

一九七零年二月二十二日

上回真是打扰你了。又麻烦你寄围巾过来真是不好意思。星期五日立的人事课长来访，带我到波士顿数一数二的Anthony’s Pier 4餐厅用餐，想叫我进他们公司。我厚着脸皮跟他说四月起麻省理工学院就不付我奖学金了，可不可以请他们给我之后的生活费，没想到对方竟然马上答应⋯⋯后略⋯⋯

是组织不正常，还是研一奇怪?

“我现在正在努力想让公司的人讨厌我。不这样刺激大家学习，是没办法设计出真正安全的原子炉的。若只为了讨好上司而当个乖乖牌的话，想必会失去敏锐的判断力。”

“好像没有人知道怎么用脑”

在上一章提到过，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数个月前，研一就被内定要进日立制作所工作了。但实际上，为日本公司工作并非研一真正想做的事，他更想在日本国内的大学当学者。

再加上东京工业大学的老师也不停劝他，因此他原是打算一回国就到大学任教的。

但当时日本的学运热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大学被迫关门，所以研一即使想回去也不能如愿。研一并非没有考虑过留在美国就业，但当时正值越战结束之际，美国相当不景气，也就放弃这种打算。

最后还是因为觉得回国工作也算是对父母亲尽孝，研一才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毕业后，研一在欧洲周游了一圈后回国，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入职日立制作所，住的是位于日立市*的员工单身宿舍。

那时我们一家还待在纽约，研一不改旧习，仍然常常给我们写信。信中总会不停地提到在日本公司工作的内心挣扎，以及对于公司制度或企业文化等等的强烈批判。在这里公开那些书信，想必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但鉴于可以借此了解研一当时的生活与想法，我想于此说明一下他从进入日立工作，直到跳槽麦肯锡的原委。

以下这封信是研一在刚进日立的时候寄给我的，从中可看出他当时对于日本企业的现实状况瞬即感到强烈的不满。

一九七零年九月十六日

托您的福，小生我平安进了公司，正式迈入新生活。

在美国的时候，真的是麻烦你太多太多了，心中感到无限的抱歉。现在住在日立这个乡下地方，受到来自公司以及周边环境的种种拘束，想起在波士顿逍遥自在的日子，现在与那段时间真的是没法子比呀。恐怕在自己往后的一生中，应该也不会再有像那个时候一样舒

服自由的生活了吧。说不准哪个时候我会回美国去，但是基本上现在还待在这里继续工作。

这个月每天从早上七点五十分一直工作到傍晚六点三十分（加班一个半小时），在这段时间内连想离开座位一下都很困难，真是不怎么人性化的生活。月薪六万八千五百日元，（编者按，折合当时的汇率）还不到两百美元，岂不太欺负人了。回国后连块普通厚度的牛排都吃不起。在美国时的强壮体力，是无法只靠炖猪肉片或烤鱼摄取的，因此上班老打瞌睡。

说起工作，好像也只是个普通的小职员，并没有担负什么责任，连自己的自由创造力也完全没办法发挥。其他人也相当辛苦地在工作，只是好像没有人知道怎么用脑和提高效率。

祝你们大家快乐！

大前研一

要自己别变得太“日本”

下一封信中充满了研一狂野的批判。文中提到“要结婚了”是指和金妮结婚的事。故事的详情在后面我还会做补充。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三日

⋯⋯前略⋯⋯我现在岂不也是被关在名叫日立的监狱里吗？大概再过不了多久就会辞职了。请告诉丸红的纽约分公司，如果他们需要售货员，我随时可以赴任。

和在日本做原子能的工作比起来，我在美国推销贩卖日本制品似乎还会比较成功呢。现在的日本，根本就没有独自开发原子能的魄力。虽然待在这里算是孝顺父母，精神上却受到相当大的折磨。并不是说日立没有提供可以好好工作的环境，而是公司里到处充满了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等绑手绑脚的阻碍。会不会是因为部长课长级的人在他们的顶头上司眼中不值一文的关系呢？稍微有点男子气概、思考和行动利落又不拖泥带水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我明年一月十五日就要结婚了。想在日本还继续维持不拖泥带水的个性，唯一的做法就是不要变得太“日本”。问候大家。

研

研一对公司最主要的不满，是老企业的官僚体制与企业文化。他原本就不善于迎合他人，姑且不论好坏，又习染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在职场上当然免不了产生摩擦。

有一次，研一把脚放在办公桌上读电报，上司叫他“拜托你把脚放下来”时，他的回答是：“啊！我得这样才比较能进入状况呢。”想想这个以前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室友打架的家伙，毕竟也完全地被美国化了。

另外，一到下午五点，研一便开始准备下班，此时就会有人飞奔而来，告诉他：“上司还在工作呢！再多待一会儿吧。”

“可是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不，即使自己的工作结束，在日本，如果上司还在公司，是不准下班的。”

即便这样，研一还是不屑一顾地拍拍屁股走人。

还有一次，研一带着滤式咖啡壶到公司来煮咖啡，上面的人就又马上冲过来了。

“不准用那个咖啡壶！”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在公司不准用火！”

“可是我又不吸烟，你自己还不是抽烟？抽烟不算用火吗？”

研一所擅长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状况不停地出现，于是被公司里的人评价“来了一个奇怪的家伙”。我想他的上司一定也为此感到相当头痛吧。